

全力挑战您的推理功力和逻辑思维

日本推理小说新
1000
系列

[日本] 不知火京介 著

制造暴力

マッチメイク



川乱步奖第49届获奖作品

说的诺贝尔奖

MATCH MAKE
SHIRANUI KYOSUKE

マッチメイクは、おもしろい。マッチメイクは、おもしろい。マッチメイクは、おもしろい。

北岳文艺出版社

日本推理小说
新经典系列

制造暴力

「日本」郭勇
不知火京介 著
方明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造暴力/(日)不知火京介著;郭勇 方明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3

(江戸川乱步奖丛书)

ISBN 7-5378-2521-1

I. 制... II. ①不... ②易... III. 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7035 号

制造暴力

[日]不知火京介 著

郭勇 方明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www.bywy.com

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5 字数:130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

ISBN 7-5378-2521-1

I·2566 定价:19.00 元

作者的话

获得江戸川乱步奖，对我来说是个崭新的开始，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今后能否把职业写作这条路走好，我多少有些紧张与不安。但是，我会把创作推理小说的乐趣转变成写作的动力，努力发挥我的能量以不辜负读者的期望。

对于我来说，推理小说是以小说为形式的游乐园。以前，我曾经去过很多游乐园，其中有令人心惊肉跳的翻滚过山车和急流勇进滑水车、有恐怖的鬼屋、还有迪斯尼的米老鼠。在游乐园中游玩，既有在迷宫中走失时焦急的心情、也有坐在旋转木马上遥想久远记忆的甜蜜感觉。当把一本推理小说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恐怕眼前呈现出来的景象和坐着观光汽车看到的熟悉的城市风光是决然不同的。

今天，在这里，我的游乐园开园了，这次是一个以职业摔跤为主题的主题公园。那些不关心职业摔跤比赛的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乐趣，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轻松进来游玩就是了。今后，我还计划建造各种各样的游乐园，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快乐，也希望您能常来玩一玩。

不知火京介

制造暴力

目 录

作者的话.....	1
制造暴力.....	1
主要参考文献.....	247
江户川乱步奖的沿革.....	248
2003 年江户川乱步奖评选经过.....	249
评审委员意见.....	250
历届江户川乱步奖获奖名单.....	255

制造暴力

制造暴力

1

我把拳头握得更紧了。

走廊里传来了信州的怒吼声，他对自己在刚才比赛中的表现十分不满。就刚才信州在擂台上的表现而言，我也觉得他有些不在状态。

——本兹那个畜生！

我用右拳狠狠地打在左手掌心里。

休息室的门突然被人一脚踢开，浑身湿淋淋的信州像恶鬼一样摇晃着走了进来。信州身高一百九十厘米，体重一百二十五公斤，就像一个巨型电冰箱一样大步走了过来。短而略带波浪的额前头发和鲜血混合成了紫黑色，刚才在金刚·本兹的铁柱拳攻击下，前额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向下沿着鼻翼一直流到嘴角。信州身后，闪光灯拼命地闪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镜头，而拿着麦克风、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也蜂拥而至，他们想听听信州对这场半决赛的看法。

“您辛苦了！”我拿起长桌子上的补养剂和绣着“信州隼人”字样的蓝色毛巾递了过去。

“混蛋！”

同样颜色的毛巾被团成一团向我的脸上飞了过来，那是刚才搭在信州脖子上的毛巾，湿乎乎的还泛着一股汗臭味。紧接着是硬邦邦的一拳，我顿时

制造暴力

感觉眼前火星四溅，然后就一手拿着补养剂一手拿着毛巾直直地倒在了地板上。感觉到脸颊上热辣辣的疼痛已经是站起来之后的事了。

又没有经受住这拳头，我再一次失败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本庄已经接手我的工作，侍候着信州，信州拿过本庄递上的湿毛巾擦拭着额头上的鲜血。

我直立不动地等待着，像往常一样，信州把用完的毛巾团成一团向我抛来。一种强烈的屈辱感使我的身体颤抖着，但我还是必须得一动不动地忍受着。被鲜血和汗水浸湿的毛巾砸在我的脸上后落在了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佐佐木脚下。佐佐木已经准备就绪，等待上场了。

“何必发那么大脾气呢，信州。”佐佐木安慰地说，脸上却带着近似于得意的笑容。信州根本不看佐佐木一眼，完全无视他的存在。

佐佐木把脚边的湿毛巾向我的这边踢过来。

“去洗干净。”佐佐木的话把我从直立不动的姿势解放了出来，我赶紧弯腰拾起地板上的是毛巾。

——你们这些人，早晚有一天我会一个一个把你们打倒。

刚才对金刚·本兹的仇恨现在一下子全都转向了，心中发誓一定要报仇。本庄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他手边有一个打开盖子的急救箱。

信州似乎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额头那绽开的伤口露出粉红色的肉，他正专心地往伤口上涂双氧水，血已经止住了。本来是旧伤，在擂台上撕裂流了大量的血，不过只是暂时的，其实并不严重，处理一下血很快就止住了。

本庄从信州手里接过双氧水，然后递上特大号创可贴。

——这个只会拍马屁的笨蛋！

我心里恶毒地骂着，狠狠地瞪了本庄一下。

本庄不解其意地回望了我一眼，然后学外国人的样子两手手心朝上耸了耸肩膀。那个姿势被他一作，真令人反胃。

平时只要有人对我说一句：“湿毛巾”，我立刻就会明白，十有八九比赛中出现了受伤流血的情况。而今天的比赛比较重要，电视进行了直播。休息

室中也有一台大型电视可以接收电视台的直播。于是，今天我就在休息室看比赛。今天的半决赛是信州、龙神一组对金刚·本兹和巨人·巴巴里安。不久的将来我也要迎来自己的第一次登台比赛了，但是现在依然做信州的随从，尽管如此，信州比赛时我也不许到擂台周围侍候他。所以只能在休息室看电视直播了。听着中央电视台摔跤比赛的解说员鸟山那忽高忽低、忽快忽慢的解说，我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完全忘记了作为一个随从所应该做的事，脑子想的是如果换了自己应该如何料理那个金刚·本兹。

“发什么呆！小聪，快洗毛巾！”佐佐木用手指戳着我的脑袋说道。他用笑眯眯的小眼睛看着我的脸，与其说他是职业摔跤手，不如说是卖菜的老大爷更为合适。留着平头的头顶已经依稀可以看见头皮了。

“喂！等等，小聪！”佐佐木把走向洗手池的我叫住了。我心想：叫我去洗毛巾的是你，叫我停下来的还是你，真是个反复无常的人。

我转过身来，他正在向我招手。

“有什么事吗？”

“喂，今天是你的生日吧？”佐佐木凑过来小声地对我说。

我吃了一惊。十月二十九日，今天确实是我十九岁的生日。在我加入这个职业摔跤队的志愿书里曾经填写过自己的生辰年月，所以他知道我的生日并不奇怪，但是，他竟然能记住我这个刚入门不久的毛头小子的生日，我刚才的怨气一下子烟消云散，转而变得高兴起来。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你一个人。”佐佐木在我耳旁说道。

“什么秘密？”我不自觉地也压低了声音。

“不过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呀。实际上，今天是我引退的日子。”

“引退？什么意思？”

“小点声！”他小声制止我因吃惊而发出的叫声，“总之，今天再不好好看我的比赛以后会后悔的，因为这将是我最后一场比赛。”说完，抿着嘴一笑，像一个恶作剧的小孩子一样眼中放出兴奋的光芒。

就在我还想问他几句的时候，墙上安装的喇叭里传出了擂台解说员大木的声音：“下面是红角选手——达利乌斯·佐佐木入场！”然后播放起了佐佐木专用的入场音乐。

“哇噻——！”佐佐木大吼一声，然后用双手啪啪地拍了几下腮帮子，卖菜大爷的脸立刻变成了摔跤手的脸。虽然肉体上的衰弱已经非常明显，但是那凌厉的表情和全盛时期的佐佐木没有什么区别。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像盯住了猎物的猛禽。那欧美人一样的鹰钩鼻子就像锐利的喙。

佐佐木在地板上狠狠地跺了几下脚，然后慢慢地走出休息室。他身高一百九十二厘米、体重一百零八公斤，大红色的披风上绣着阎罗大王的图案，一步一步走向擂台。

这场比赛是“火焰大王”达利乌斯·佐佐木对战“印度吸血猛虎”老虎·甘地。

信州身后依然跟着一大群记者，而且他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就像被枪声惊起的一群水鸟。我看了一会儿跟随着信州走来走去的记者们，然后来到休息室角落里的洗手池继续干我的活。

我在洗毛巾的时候，依然回想着佐佐木刚才说的那番话。

他说今天引退，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以前就连传闻都没听到过，不会是开玩笑吧。佐佐木经常说一些我无法理解的话，比如，比赛结束后他浑身是血地回到休息室，却对我说：“今晚的混合果汁真不错。”又或者，有时他入场之前会问我：“你喜欢歌舞剧吗？今晚将上演久违的百老汇歌剧。”为什么他会唐突地说起混合果汁或者歌舞剧的话题呢？而且只说到此，并没有下文，说完他自己还独自偷笑。

所以，刚才他说引退，也许和以前一样，大概是在戏弄我吧。如果他真的要引退的话，那么“佐佐木引退告别赛”的宣传海报一定会到处都是的。

“山田聪，你的牙没有断吧？”正在洗毛巾的我耳边传来了一个讨厌的声音，令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

我所在的团体——新大阪职业摔跤队，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前辈称呼后

辈时从不加姓氏，只叫名字。不仅是刚入门的新人，就是在团体中实力较差的人也受到这种待遇。而我还没有参加过一场正式比赛，所以还没有比我更新的新人。

对于站在我身后的这个啰嗦的本庄，我决定给他一肘，于是猛然转身用肘部向后戳去。好像戳到他胸口窝上了，“噗”地一声闷响。对于突然转身出手的我，本庄似乎很诧异，但脸上依然带着笑容。对于我的怒目而视，他并没有退缩的意思。

“你真吓人，我是担心你才问你的……”本庄用佐佐木式的窃笑看着我。

“我的牙怎么会断？”我冷冰冰地回敬他的关心，但同时也感觉到了嘴里的鲜血味，虽然牙没被信州打断，但嘴里确实破了。

“好吧，那你快点洗毛巾吧，否则就赶不上看会长的比赛了，会长可是好久没有出场了呀。”

本庄称佐佐木为会长，他还给鹭田和信州分别分配了社长、专务董事的头衔。对此我向来不屑一顾，我还曾经讽刺地问过本庄：“你到底是摔跤手？还是公司的职员？”而本庄的回答竟然是：“两者都是。”

“别在这啰嗦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我大声地轰他出去。

“干吗发脾气？同期入门的就只剩我们两个了。”本庄看着我说，脸上依然挂着窃笑。

和我同时入门的一共有十二个人。

包括我在内的十二个人，都是通过了两百个俯卧撑和一千个深蹲的残酷入门考试的佼佼者。当我们得到通知说被录取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既兴奋又恐惧的表情。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真正入队后，俯卧撑的次数虽然没有增加，但深蹲的次数被增加到了每天三千次，而且还有十公里跑步等待着我们。教练根本不教我们摔跤的要领和技巧，开始时的每一天都是向极限挑战的体能训练。

正式训练开始三天后，我们彼此之间名字还没记清楚的时候，十二个人

已经走掉了一半，半年后就只剩下三个人了。在高中校际柔道比赛中曾经打进个人重量级八强的工藤大辅，什么实绩都没有的本庄和我。

在入门志愿书中有资格、经验、实绩一栏，在这一栏中我填写的是柔道二段和京都府高中比赛重量级前八名。我也曾经参加过高中校际对抗赛，但当时是团体赛，也曾赢得过金鷲旗奖，那也是团体比赛，由于不是个人成绩所以我就把这些省略没填。

当时我旁边那个家伙填写这一栏时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填的是“日本商业文件写作一级、标准英语测试一级。”

开始我还不理解，但后来想一想，职业摔跤队也是企业组织，没准儿在招聘摔跤手的同时也招聘办公人员呢。但是，那家伙竟然和我们一起参加体能测试，而且他显得比我轻松得多。在做完两百个俯卧撑后，他说：“真费劲呀！”可是脸上看起来有多么费劲。

那个家伙就是本庄，那双蚯蚓一样的眼睛和大块鳕鱼子一样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最深。

当新入门的弟子只剩我们三个人的时候，训练计划中才开始有摔跤的项目。但是，教练也并不教我们摔跤中缠手绊脚的技巧，而是在什么也没教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参加训练比赛，结果被前辈们摔来摔去，每天骨头像散了架子一样，那段日子真是地狱一般的生活。因为工藤大辅曾经获得过高中校际柔道比赛的八强，所以曾经被几个前辈一起摔过。我们新入门弟子之间的训练比赛是被禁止的，所以我没有和工藤大辅交过手，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强于我的。上个月工藤大辅也卷铺盖回家了，估计现在正在老家青森的苹果园里干农活呢。

最后剩下的就只有我和那个奇怪的家伙本庄了。

今天，血色金秋赛季将在大阪武道馆落下帷幕。而下个月开始的新赛季，两个新人将迎来自己的首次登台表演。山田聪和本庄优士，也就是我和那个奇怪的家伙。

“喂，看到这一把裁纸刀了吗？”本庄问。

我指了指洗手台的镜子前，意思是问：是放在这的那把吗？洗手台的镜子前面有一个白色架子，上面摆放的物品有按压式的瓶装洗手液、啫喱水瓶、装着牙膏牙刷的塑料杯，而且这些东西都映在镜子里。洗手液是武道馆配备的，啫喱水和刷牙杯是龙神的。刚才我来的时候就看到这有一把小裁纸刀，那把小刀的外壳是塑料的，比五百日元的硬币稍大一点，呈椭圆形，刀刃藏在里面，用手一推按钮刀刃就滑出来。我还以为是用来割包装箱上塑料绳用的呢。在到处巡回比赛中，我经常在休息室见到类似的裁纸刀。

“是黑色猫爪裁纸刀吗？”

说它是猫爪裁纸刀，因为用手指推一下中间那个圆形按钮，一英寸左右的刀刃就从塑料壳中伸了出来，而且壳里还安装了弹簧，只要一松手，刀刃还会自动滑回壳里。和猫爪的结构非常相似。

“没了？那可能是被它的主人拿走了吧？”

“谁的？”

“你以为是谁的？怎么，你很在意吗？”

“没有。”其实我也并不想知道是谁的。

在半决赛开始前我来洗手的时候，不小心把洗手液溅到裁纸刀上了，可是当时正好武田叫我，我就匆匆地离开了洗手台。现在想起来，溅上了洗手液会不会生锈呀？不过反正已经被主人拿走了，就和我没关系了。

“那好吧，你不快点洗，会长的比赛就要结束了。”

说完，本庄又回电视机前。我在洗手台也能听见电视里实况解说员鸟山的大喊大叫声。

——对了，佐佐木的比赛不能不看。

刚才我已经把比赛的开始完全忘记了，经本庄这么一提醒，我赶快拧干手里的毛巾，也急忙来到电视机前。

画面中老虎·甘地像疯了一样，不停地用“碎石冲击脚”踩仰卧在擂台上的佐佐木的肚子。

“糟糕！佐佐木选手，这样下去的话胃会被甘地选手踩破的。”职业摔跤比赛以血腥暴力的动作刺激观众的视听，但是不会真的出现严重的伤亡。而解说员这样煽动性地解说也正在为了增加比赛的刺激性。

刚才解说的是东海忠治，引退的职业摔跤手，现在作为裁判部长或者解说员被很多摔跤迷所熟知。因为他不紧不慢的解说语气，使他在摔跤迷的心目中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老人形象。但是，在我们年轻摔跤手心中，他是一个再恐怖不过的“魔鬼军曹”。他身高一百八十二厘米，比我稍矮一些，但体重有一百二十五公斤，是一个酒桶身材的巨汉。只听他在电视中的解说时，会让人联想到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老爷爷的形象，但是他一旦到了训练场上，那雷声一样的怒吼，以及用竹板打我们的样子俨然是一个虐待狂。据我所知，因为害怕他、受不了残酷的训练而退出摔跤队的新人就有两个。

“危险！佐佐木选手处于危急关头！再这样下去佐佐木就要被杀死了。”

解说员鸟山与东海忠治的解说形成鲜明对比，他简直是在歇斯底里地尖叫。他不停地说着：“佐佐木就要被杀死了！”虽然语气过分夸张，但是确实让人无法分辨这究竟是真的还是玩笑。观众们纷纷站起身来跺着脚呐喊着，武道馆内涌起了一股为佐佐木加油的声浪。

“比赛已经进行了五分钟，比赛已经进行了五分钟。”在观众呐喊声的间隙，现场解说员大木的声音在武道馆里回响着。

“啊！佐佐木选手翻身了！翻身了！甘地一脚没有踩到！蹬空了！佐佐木选手钻到了护绳底下，啊！他翻身逃到了擂台下面！甘地刚才的攻击怎么样？佐佐木选手吃得消吗？”

“甘地的攻击非常有效，恐怕佐佐木选手一时半会儿站不起来。”魔鬼军曹以自己的进度插入到鸟山的实况解说中来，他的解说虽然并不急切，但是声音又粗壮又洪亮，很轻易地就把鸟山尖锐的叫嚣给盖过去了。

滚落到擂台下的佐佐木和擂台上叉腿站立的甘地，被记者的照相机交替地拍摄着。佐佐木在铺着防护垫的地板上匍匐着。

“还能站起来吗？达利乌斯·佐佐木。裁判员正村先生已经开始数秒。”

“甘地的这招果然奏效，”魔鬼军曹用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的语调解说着。我想，如果这样的话那谁都可以当解说员。我急躁地攥紧了拳头。裁判员正村已经数过了十，如果在数到二十之前，佐佐木还不能回到擂台上的话，那就判他输了。

——哼！甘地那个混蛋！

“站起来了！达利乌斯·佐佐木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了，但是甘地确实厉害。”

“佐佐木右手抓住了擂台边缘！啊，在数秒结束之前他能再回到擂台上吗？”

佐佐木左手捂着肚子，正像东海忠治那魔鬼军曹解说的那样，甘地的招数确实奏效。裁判员正村的数秒还在继续，佐佐木把左手从肚子上拿开，抓住了最下面一根绳子和第二根绳子，然后爬到了擂台上站在了护绳的外面。

“啊，甘地怎么把手伸进紧身短裤里了？裁判员正村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裁判正村面对着站在擂台边缘的佐佐木数着秒，对背后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察觉。

“甘地非常善于使用诡计，而且利用裁判员不注意的时候搞一些暗算是他的拿手好戏。”东海忠治这样解说道，看来作为解说员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裁判部长的立场。

“凶器！”我不经意地叫出声来，“啊！凶器！”我的叫声与鸟山解说员那金属碰撞相似的声音几乎是同时发出来的。老虎·甘地手里握着一个银白色的、钉子形状的凶器。观众中一阵骚乱。

“闭嘴！老实看着。”坐在钢管折叠椅上的信州冲我吼道。

“但是，甘地拿凶器了！”在我大喊的时候，一旁的本庄却在偷偷地笑。

佐佐木处于这样的危急时刻，他还能笑出来，这家伙。

就在我瞪本庄的时候，擂台上的甘地开始移动了，慢慢地从正村身后向擂台边缘的佐佐木靠近了。佐佐木站在护绳外面抓着最上面一根绳子，脸上

还迷迷糊糊没有清醒过来，根本无法判断甘地的攻击。

“哇——！危险！”就在我叫的同时，信州也叫出声来。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甘地的凶器已经击中了佐佐木的咽喉，佐佐木仰面摔下了擂台。

“好了，别出声仔细看着。”与刚才相比，信州的语调缓和了许多。

“对，要相信会长的实力。”连本庄也用说教的语气对我说话。

不过，兴奋的确实只有我一个人。

休息室里的电视机前除了我、本庄和信州之外，还有毛利、具志坚、伊达和丹下，他们每个人都很平静。另外，鹭田在洗手池边洗着脸；随后将面临冠军赛的兵头则一个人在低头翻看相关文件；而龙神则躺在休息室里屋的床上睡觉，发出阵阵鼾声。看来大家都对佐佐木非常有把握。

但是，今晚的对手是“印度吸血猛虎”老虎·甘地。过去，他共和佐佐木进行过四十三场一对一的个人比赛，结果甘地胜十六场，而其中两场胜利是完全没有使用违反规则的招数，将佐佐木双肩按倒而取得的胜利。对于这样一个有实力的对手是绝不能疏忽大意的。

电视画面中，裁判员正村正在提醒甘地要遵守规则，可能是说，对于站在擂台护绳外的对手不能进行攻击之类的话，但甘地根本没兴趣听他说话。由于甘地违反规则对佐佐木进行攻击，所以正村裁判对佐佐木的数秒从一开始重新进行。

甘地翻过护绳，站在了擂台边缘，然后高高跃起，用肘部向站在台下的佐佐木肩口捣去。

“啊，他们在场外撕打起来了！达利乌斯·佐佐木选手危险了！佐佐木选手危险了！”

“这样很危险啊。”

电视机里传来鸟山解说员和魔鬼军曹的声音。

我的手心已经攥出了汗水，真想大喊一声。此时，电视机已经传来了观众的怒吼声。

“甘地又掏出了凶器，啊！他把凶器藏在手心里了。裁判员正村先生并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就是甘地的高明之处。”

甘地向佐佐木扑去，用凶器向佐佐木额头戳去。在擂台下作为助手的几个前辈赶紧关心地围拢到佐佐木周围。当然在现场看与在电视里看的紧张程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没有人去扶佐佐木一把，因为在比赛中如果助手上前帮忙的话，会被视为违反规则。裁判员正村对于外国选手违反规则比较宽松，但对于日本选手却出奇的严格。有时都分辨不出他到底是站在日本人一边还是站在外国人一边。我曾问过本庄这个问题，但是他嘲笑我说：“人家是裁判员，应该保持中立立场，怎么能有所偏向呢？”

电视画面中甘地夺过观众的椅子，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什么，被抢走椅子的观众反而显出喜悦的兴奋。

“甘地抡起了椅子，等待着佐佐木站起身来。难道是湿婆（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主神之一，即破坏神）之类的印度恶神附体吗？甘地今晚显得格外凶暴。”

佐佐木刚站起身来，甘地就用椅子向他头顶砸去。一声闷响之后，椅子的坐垫部分被弹飞了。就像我自己被打一样，头顶上感觉到一阵剧痛。

“佐佐木一定很痛苦！”解说员说道。

椅子只剩下钢管部分了，但这对甘地来说是更顺手的武器，他用钢管向佐佐木的喉咙扫去。然后甘地拖起倒在地上的佐佐木，把他向擂台与观众席之间的黑铁栅栏上撞去。

“甘地疯狂了！他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印度魔神！场外的帝王！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危险的男人来到日本，海关的入境检查是怎么搞的？”鸟山解说员兴奋地信口煽动着观众的情绪。

“请观众朋友们注意安全！请观众朋友们注意安全！”现场解说员大木通过馆内广播提醒观众注意安全，可是并没有人听他说话。

观众席最前排站起了一个人，是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老者，大约六十多岁的年纪。他脸上非常兴奋，手里拿着一张彩纸向倒在栅栏旁边的佐佐木的额头上伸了过去。这种用摔跤手的鲜血做装饰品的家伙在比赛中经常可以看到。

那个狂热的老头用极快的动作把彩纸在佐佐木的额头上抹了一下。佐佐木的额头是否流血，我在电视机里是看不到的，因为佐佐木所在的位置是摄影机的死角。

我对甘地的憎恶之情一下子全都转移到那个老头身上了，不过很快又转回到甘地身上了。因为他又拖起佐佐木向擂台红角的铁柱撞去。

撞上铁柱后，佐佐木狠狠地弹了回来再次跌倒在地，我们队的年轻助手立刻关切地围了上去，佐佐木用手捂住了额头。

电视中解说员鸟山高声尖叫似地解说着，魔鬼军曹的语调依然悠然自得，但是他们说什么，我已经没有心思听了。

“佐佐木！”我挥舞着拳头高喊着。

本庄也收住了笑容，信州好像已经放弃了似的不说一句话。

佐佐木站了起来！我们眼看着他额头被鲜血染红了，像一个血人，可是就在这时，佐佐木运用丹田之气一声断喝，向甘地发起了攻击。甘地则用手中的钢管椅应战。

佐佐木又大喝了一声，不过很快腰就软了下来，被甘地抓住手腕拖着向蓝角的铁柱撞去。

裁判员正村在擂台边缘开始数秒。

“十六、十七……”

而比赛的两名选手却都在擂台下面的地上，一个躺着，一个站着。另一侧的观众由于看不到两个选手的打斗，纷纷站起身来发出不满的呐喊。

甘地把倒在脚下失去还手之力的佐佐木连拖带抱地拉回擂台上，看来他是想让佐佐木输在擂台上。

观众们跺脚呐喊着，对于凶神恶煞一般的甘地竟然要在擂台上面决出胜